

青年诗人谈诗

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

青年诗人谈诗

(教学参考资料)

老 木 编

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

1985年·北京

“未名湖丛书”编辑说明

我们经常能感到一种期待。每当我们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——一所举世闻名的高等学府——时，这种信息更为集中，因此，我们觉得，我们有如此优越的条件，这项事业对于我们义不容辞。更何况，在今天，我们已经听到了文学繁荣的足音。

这是一套有关中外当代文学思潮研究的教学参考资料，供文学研究人员、大专院校文科师生和文学爱好者参考。

我们编选的原则：严肃、认真、客观、精选，尽可能资料翔实、有力、充分。

我们的目的：提供文学研究的信息，促进文学研究的交流。

我们是凭着热情和勇气在业余编辑的，我们缺乏经验，也缺乏应有的才力。多亏我们热心的顾问老师们提供了许多有力的支持、帮助和指导。但如果有什么不足和缺陷，应该说是我们的责任。

书的编选得到了北大团委的大力支持。

我们热切地盼望着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，并给予我们更大的支持。

在当前较为活跃的气氛中，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真正自由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，以促进我们文学的发展，以争

取她的世界地位。

我们期待着中国文学繁荣时期的早日到来！

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

“未名湖丛书”编委会

一九八五年一月于北大

序

这本书是不必要的。诗论应由评论家来做，诗人所做的，只是写诗。他的作品代表了他要说的一切。

但我编选了这本集子，是着眼于诗人从评论家的角度来看待诗歌，看待他们的作品；或者，仅仅是感受。

是为序。

老 木

1985.1.27于北京车公庄

目 录

序

北 岛..... (1)

谈诗

舒 婷..... (3)

生活、书籍与诗 以忧伤的明亮透彻沉默 人

啊，请理解我吧

江 河..... (22)

随笔 小序 体会

顾 城..... (28)

请听我们的声音 学诗笔记 “朦胧诗”问答 少年

时代的阳光 剪接的自传(上) 诗话散页(一)

诗话散页(二) 关于诗的现代技巧 诗话录

杨 炼..... (68)

传统与我们 谈诗 智力的空间

严 力..... (81)

谈诗

林 莽..... (82)

《宁静的阳光》序 《我流过这片土地》序 《岁月·回

声》序 《无法驱散》序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

田晓青..... (90)

诗·语言

肖 驰	(92)
谈诗	
梁小斌	(94)
我的看法	
王小妮	(98)
我要说的话	
徐敬亚	(100)
空间·跳跃·线条·表面层	
王小龙	(104)
远帆 自我谈话录：关于实验精神	
崔 桓	(110)
聚集在沙滩上的人(提纲)	
牛 波	(112)
试比较诗歌、音乐、绘画在形式上的关联 略论青 年诗人的“古老”以及关于正常生长的一般性看法	
韩 东	(123)
关于诗的两段信	
一 平	(126)
谈诗	
王家新	(135)
沉思 关于诗的一封信 谈诗	
孙武军	(142)
谈诗 诗论一则	
柏 桦	(145)
我的诗观	
翟永明	(148)

谈谈我的诗观

贝 岭..... (151)

谈诗

骆一禾..... (155)

春天

岛 子..... (157)

与新诗探索者印证

张小川..... (161)

为什么要写诗

石光华..... (164)

摘自给友人的一封信

海 子..... (174)

谈诗

宋渠 宋玮..... (178)

这是一个需要史诗的时代

北 岛

男，原名赵振开，北京人，1949年生。1968年毕业于北京四中。1969年成为建筑工人，十一年后调到报刊工作。现在某公司工作。

1978年底创办《今天》文学杂志(1978—1981)，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了数百首诗歌。他的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。美国康耐尔大学出版了他的诗集《太阳城札记》，瑞典好书出版社出版了他和顾城的合集《北岛顾城诗选》。

诗人应该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，正直的世界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。

世界上有很多道理，其中不少是彼此对立的。应该允许别人的道理存在，这是自己的道理得以存在的前提。诗人之间需要沟通、理解、宽容和取长补短。当然，争论也是必要的。

诗歌面临着形式的危机，许多陈旧的表现手段已经不够用了，隐喻、象征、通感，改变视角和透视关系、打破时空秩序等手法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前景。我试图把电影蒙太奇的手法引入自己的诗中，造成意象的撞击和迅速转换，激发人们的想象力来填补大幅度跳跃留下的空白。另外，我还十分注重诗歌的容纳量、潜意识和瞬间感受的捕捉。

民族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戳记，而是对于我们复杂的民族精神的挖掘和塑造。

诗人不必夸大自己的作用，更不必轻视自己，他正从事着艰苦而有意义的创作，让美好的一切深入人心。也许全部困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，而时间总是公正的。

注：这是诗人为《上海文学》“百家诗会”写的。

舒 婷

女，原名龚舒婷，龚佩瑜，三十三岁，福建泉州人。1969年到闽西山区插队。1972年回到城里。1973年到建筑公司做临时工。1975年在织布厂工作。1977年调到灯泡厂。1981年调到福建作家协会，成为专业作家。

插队时开始写诗。1977年开始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作品。198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诗集《双桅船》。1982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她和顾城的合集《舒婷顾城抒情诗选》。1981年获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诗歌奖。其作品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。

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理事。

生活、书籍与诗

——兼答读者来信

外祖父竖起一根指头，引诱我学一首美丽的“儿歌”：清明时节雨纷纷。他念了两遍就进里屋去取香烟，出来时见我一只脚在门槛上跳进跳出，口中念念有词：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他惊异之至，立即决定让我随外祖母到街道扫盲班去启蒙。每逢婶婶婆婆们考试，我总要搬张凳子，站在大圆桌边提示，同时响亮地嚷着：“别慌，姥姥，我来救救你！”老师置之一笑，她大概不相信外祖母的场场考满分和一个四岁顽童有什么关系。

小学三年级起我开始阅读课外书。我的座位也渐渐由后往前移，因为我的眼睛很快变坏了。我的不要命的书癖开始在家里造成恐慌，一发现我不在眼前，妈妈便到通道、门后、衣架下去搜索我，每次总能把我连同罪证一道捕获。舅舅、姨姨们都喜欢看书，书的来源五花八门，无论他们对我如何戒严，我对各个房间的偷袭总能成功。上初中时，我的借书卡上已全是长长的外国名字。班上有人问我：为什么净看外国书？答：中国书已看完了。于是专门开了班会整风，批判我的轻视民族文化。那时指的“中国书”是《敌后武工队》之类的。不过，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聊斋故事》我也是滚瓜烂熟，那是外祖母每夜哄我上床时讲过无数遍的。

我的作文成绩一向很好。五年级时第一篇作文《故乡的一天》被当作范文评讲，黑板上抄满了“异想天开”、“树影斑驳”等我搜罗来的十几个形容词。老师很起劲，我也很开心。可怜后来我却要花相当大的气力去纠正滥用词藻的坏习气。初一年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，初二年学期考试我十分认真地完了卷，成绩却是47分，并且作为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典型。看来对我的作品的声讨，是十五年前就开始的。

十三岁以前我常常参加朗诵会，但除了课文和老师指定的节目之外，我不读诗。我至今尚不明白，当时怎么会想到写一首半文半白的五言短诗，发在校刊《万山红》上，还因此着实得意了几天。

我的学历只有初中两年，这点点可怜的文化程度却是我的重要基础，使我对语言的兴趣和训练自觉化。包括后来在农村时每天学五个生字，帮助我在表述时有更大的灵活性。我认为：倾心于语言艺术的人对语言本身缺乏通灵（敏感）和把握是致命的。“使诗人找到关于那几个唯一正确的字的唯一正确的安排方式。”（托尔斯泰）

学生时代象万花筒一样旋转：夏令营、生物角、歌咏比赛；未来和理想五光十色地闪烁在遥远的地平线上，仿佛只要不断地朝前走去，就能把天边的彩霞搂在怀里。我最初的朋友就是我的教师。跟着生物老师跳下潮湿的墓穴去采撷蕨类植物，从此我克服了怕黑的胆怯心理；每天午饭后在小山上的音乐室，我屏息望着音乐老师敏捷的手指，一条长满水藻的小溪似乎在他的指间流响；我怀念凤凰花盛开的校园路，地理老师常送我走到拐弯的地方，站

在那七颗星子的照耀下，我至今还觉得那手的份量，沉甸甸地压在我的肩上；有次我大哭了一场，因为原来的班主任被调离到僻远的山区去、据说惩罚他的“母爱教育”。

但是，老师，假如爱是你的罪名：是你朗诵的课文，黑板上抄写的词句，你课外辅导时的眼光和声音；假如爱是你教育的灵魂，那么，它仍是我今天斗争和诗歌的主题。

“当！”什么东西掉下来，打在我的肩上，我顺手一摸，是颗热呼呼的弹头。外面，我的戴着袖章的红卫兵战友正强攻物理楼，而我正在读雨果的《九三年》，这里也有攻击和守卫，苦难和挣扎，欺凌和愤慨，也还有真、善、美。我完全沉浸在文学作品所展开的另一个世界里，巴尔扎克的，托尔斯泰的，马克·吐温的。尽管还有噩梦，梦见十几公斤重的木牌，铁丝上渗出的血珠，屈辱在我尊敬的人的眼里变成阴暗的河流。我总是满头大汗从梦中惊醒，收拾些衣物和食品，送去给被监禁的家人，走进另一个充满喝斥、白眼的噩梦。

生活表面的金粉渐渐剥落，露出凹凸不平的真象来。只有书籍安抚我。

六九年我与我的同代人一起，将英语课本（我的上大学的梦）和普希金诗抄打进我的背包，在撕裂人心的汽笛声中，走向异乡。月台上，车厢内一片哭声。我凝视着远山的轮廓，心想，十二月革命党人走向流放地时一定不哭的。我要在那里上完高尔基的“大学”。

生活不断教训了我的天真。然而这个人间大学给予我的知识远远胜过任何挂匾的学院。

挤在破旧的祠庙中，我听过吉他悒郁的乡思；坐在月色蒙蒙的沙渚上，我和伙伴们唱着：我的家在松花江上；躺在芬芳的稻草堆里，听着远处冷冷的犬吠，泪水无声地流着……再艰难的日子都有它无限留恋的地方。我曾象我的伙伴那样，从一个山村走到另一个山村，受到各知青点的接待。我所看到和听到的故事，那些熟悉而又遥远的面影，星星一样密布在我记忆的天空。我曾经发誓要写一部艾芜的《南行记》那样的东西，为被牺牲的整整一代人作证。

于是，我拿起了笔。

那三年内，我每天写日记。回城之前我把三厚本的日记烧了。侥幸留下来的几张散页，后来发表在《榕树丛刊》散文第一辑上。

我拼命抄诗，这也是一种训练。那段时间我迷上了泰戈尔的散文诗和何其芳的《预言》，在我的笔记里，除了拜伦、密茨凯维支、济兹的作品，也有殷夫，朱自清，应修人的。

另外是信。写信和读信是知识青年生活的重要内容，是我最大的享受。我还记得我是怎样焦灼地在村道上守候那绿色的邮包，又怎样迫不及待地坐在小桥上读信。我给一位女朋友写了一首诗：“启程吧，亲爱的姑娘，生命的航道自由宽广。”这首诗流传出去，为我赢得几位文学朋友。他们时常根据自己的兴趣给我送书来。我曾经花一个月时间关起门读完弗·梅林的《马克思传》，又通读了毛选四卷的注解部分，虽然我从来不敬神；我还很困难地读了《美学简育》、《柏拉图对话录》那样的理论，又很轻松地忘

得一千二净。由于朋友们的强调，我还有意识地读了一些古典作品，最喜欢的是李清照和秦观的词，还有散文。

七一年五月我和一位学政治经济的大学生朋友在上杭大桥散步，他连续三天和我讨论诗与政治的问题，他思想言谈在当时每一条都够得上反革命的名册。他肯定了我有写诗的可能，同时告诫我没有思想倾向的东西算不得伟大的作品。

“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，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；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，是否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？”回到小山村之后，我写了这首诗给他。（《寄杭城》发表在《福建文艺》80.1期）

朋友，也许渔火已经漂流远去，古榕下我们坐过的石头已铺满深秋的白霜，但你的话我一直没敢忘记：没有倾向的作品算不得伟大的作品。

《寄杭城》是我已发表作品中年份最早的一首，但并不是我的第一首诗。不少青年朋友问我是怎样走上创作道路的，我却说了这么一堆废话。因为：假如没有友情（我的心至今仍象葵花朝向温暖一样觅寻着朋友）；假如没有酸甜掺半的山区生活；没有老师在作文本上清晰的批语；没有历史、绘画各科给我的基础知识；没有莫泊桑和梅里美的诱导；甚至要是没有外祖父的“儿歌”，很可能，我不写诗。

“撒出去，失败者的心头血；矗起来，胜利者的纪念牌。”任何最微小的成功都包含着最大的努力和积累。

七二年我以独生子女照顾回城，没有安排工作，产生一种搁浅的感觉。（多少年之后，我才明白，搁浅也是一

种生活。)我常常在冷寂的海岸边彷徨：“从海岸到巉岩，多么寂寞我的影；从黄昏到夜阑，多么骄傲我的心！”不被社会接受，不被人们理解，处于冷窖之中，感到“沉沦的痛苦”，但“觉醒的欢欣”正如春天的绿液一样，不引人注目地悄悄流向枝头叶脉。

这种觉醒是什么呀？是对传统观念产生怀疑和挑战心理。要求生活恢复本来面目。不要告诉我这样做，而让我想想为什么和我要怎样做。让我们能选择，能感觉到自己也在为历史、为民族负责任。

七三年我到建筑公司去做临时工，当过宣传、统计、炉前工、讲解员、泥水匠。我心甘情愿地一点一滴磨掉我的学生腔。听老师傅叙说生计艰难，和粗鲁的青工开玩笑，在汗水溅下滋滋响的水泥预制场上，操过铁锹，掌过震动器。夜班时我常常伙同几个淘气包摸到邻近的盐碱田刨地瓜，就放在铁壶里烧。咸滋滋的煮白薯并不真的那么好吃，我高兴的是再没有人因为我的眼镜和挎包里的书而轻视我。使我能安静地利用午休那一个小时，躺在臭哄哄的工棚里，背垫几张潮湿的水泥袋，枕在砖头上看完《安诺德美学评论》。

我从来认为我是普通劳动人民中间的一员，我的忧伤和欢乐都是来自这块汗水和眼泪浸透的土地。也许你有更值得骄傲的银桦和杜鹃花，纵然我是一支芦苇，我也是属于你，祖国啊！

我只是偶尔写诗、或附在信笺后，或写在随便一张纸头上，给我的有共同兴趣和欣赏习惯的朋友看，它们很多都已散失。也许有人要责备我没有写熔炼炉和脚手架的诗